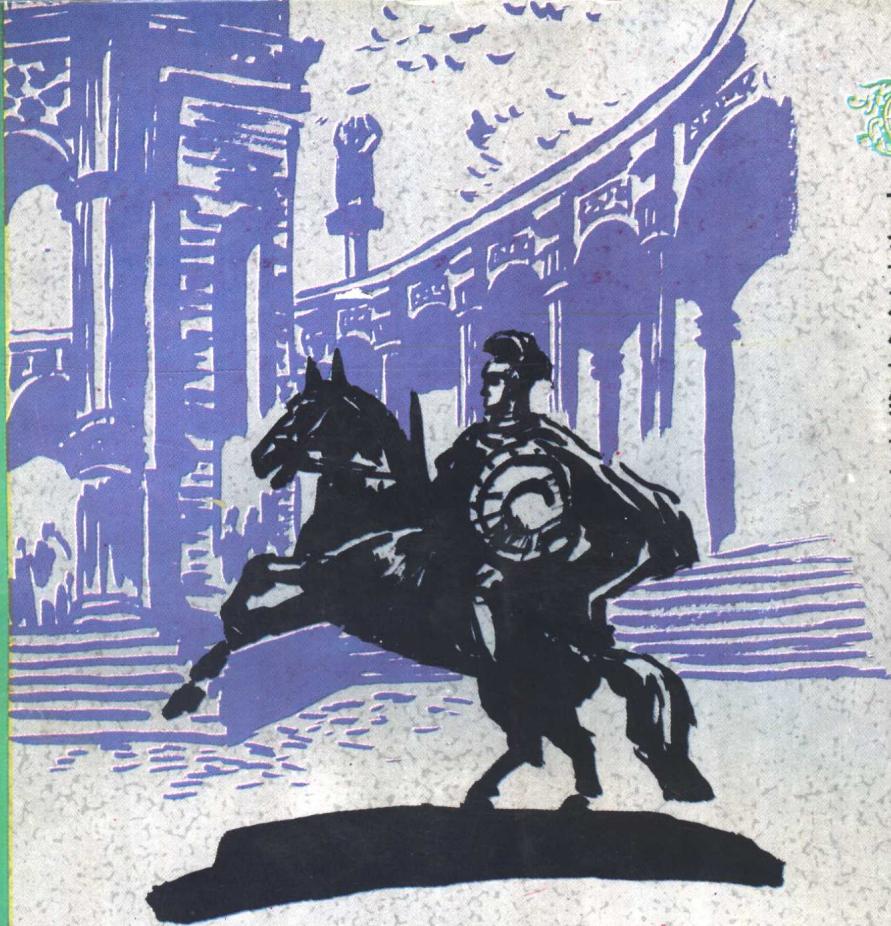




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



ны изуродованные и окровавленные тела убитых или гладиаторов.

На площадке опидума находились скамьи для высших должностных лиц, для весталок<sup>2</sup> и сената; как остальные места ни для кого особо не предназначались, распределялись.

# 斯巴达克思

(意)拉·乔万尼奥里 著  
赵秋长 孟国华 孙静萱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толпа плебеев, всадников<sup>3</sup>, патрициев, матроц; шед беззаботный, как у людей, которых ждет веселая и бала.

Что же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в этот день? Что праздноша зрелице привлекло в цирк такое множество народа?

Рафаэлло Джованьоли

Спартак

据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6 年版译出

世界长篇小说经典书系

## 斯巴达克思

(意)拉·乔万尼奥里 著

赵秋长 孟国华 孙静萱 译

---

责任编辑:张晓黎

装帧设计:李文章

---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李桂香 贾伟

---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 15 号)

---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9.25 印张 462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01—30,000 定价:21.00 元

ISBN7—80611—322—3/I · 311

# 从“历史”到“小说”

——《斯巴达克思》译本序

陈 超

历史小说作为叙事文学中的特殊门类，总是唤起读者的巨大热情。但是，许多读者的期待视野更多是在“历史”一面，他们热衷于从小说中看到已逝的“历史”被语言召引到“现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经由作家的整体运思，呈现出来。这种阅读态度当然值得肯定。但问题还不仅于此。我想，“历史小说”从构词上说，不是简单的偏正结构，而是互指结构，既是“历史”，又是“小说”。小说作为一项高尚而难能的技艺，不仅要对具体历史语境进行深层把握，揭示出其运行大势；而且还必须涉入作家生命体验所激活的想象，它携带着想象的“暴力”，赋予其人物、事态活生生的鼻息、心音。作家要处理的材料，既是“已成”的，又是“陌生”的。就前一方面来说，关涉历史的“真实”。就后一方面来说，则关涉到“人”生命状态的“真实”。只有对此二者的综合把握，我们才会得到“历史小说”的双重阅读享受。正如捷克作家昆德拉所言，“小说之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

西。”<sup>①</sup> 它以复杂经验的聚合，同时体验或体现出“思想的呼吁”，“时间的呼吁”，“梦想的呼吁”，“游戏的呼吁”，“历史的呼吁”。

19世纪意大利民主主义作家乔万尼奥里的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从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复杂经验聚合的创作意识。他不仅对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角斗士斯巴达克思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奴隶起义作了动人心魄的历史描述，而且融入了大胆而尖新的想象。它使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历史的狂飙，还有具体的人性的活力。从此一意义上说，历史与心史彼此“还原”，达到了求知和体验并重的高度。随着历史时针沉重的扫过，这部小说并没有减弱它的艺术魅力。在我国，《斯巴达克思》虽一版再版，但仍是供不应求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由赵秋长等同志对此一名著进行重译，我以为是适时的、必要的。

乔万尼奥里(Raffaello Giofagnoli 1838—1915)是意大利著名的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38年5月14日出生在罗马。大学时代攻读过文学和哲学专业。1858年，年轻的乔万尼奥里投笔从戎，在撒丁王国的军队里担任军官，参加反抗奥地利侵略者的斗争。后来志愿加入加里波第统率的远征军，南征北战，在进攻教皇专制下的罗马的战斗中屡次立功。作为一个争取意大利独立和统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乔万尼奥里不仅用武器，而且用笔进行战斗。他写过许多研究阐释意大利统一运动历史的学术著作，如《意大利复兴运动》、《佩雷格里诺和罗马革命》等。作为文学家的乔万尼奥里，其作品大多取材于古代罗马社会生活。上至奴隶主贵族的凶残糜烂，宫廷倾斗，下至奴隶非人的苦难生涯，乃至乡野市井各

---

<sup>①</sup> 《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阶层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习俗风物等，都在他笔下得到生动展示。他善于架构宏大题材，尽管线索迷离交错，但始终保持脉络清晰。他最见本领的地方是，能在宏阔雄健的历史画卷中，忻合无间地融进高蹈的想象和细腻的心理剖析，在鼓角撼天里插入深情的排箫鸣吹。呼之欲出的典型人物，跌宕多姿的情节，浓郁华采的语言，渊博的史学知识，成就了他刚柔相济、实幻并存的叙事风格。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1874)是乔万尼奥里最负声誉的力作，无论是意识背景还是写作技艺，都代表着作家思想认识和生命体验的高度。在叙写历史与纵情想象之间，它带给我们很深的启示。

《斯巴达克思》这部小说是以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写成的。主人公斯巴达克思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他率领的奴隶起义大军在意大利半岛上英勇作战，解放了大批奴隶，震撼了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基础。

据史料记载，斯巴达克思出身于希腊北方的色雷斯人部族(今保加利亚一带)。他体魄健硕、骁勇异常、智慧仁慈。当小亚细亚地区展开反抗罗马的斗争时，斯巴达克思与他的同胞也投入了反抗罗马强暴势力的战斗。在一次战役中，斯巴达克思被俘而卖为奴隶。罗马人发现他膂力过人，遂将之送到罗马南部加普亚城的一个奴隶角斗士学校做角斗士奴隶。角斗士奴隶用于一种特殊的“表演”，即在竞技场上杀死猛兽或角斗士对手。他们不但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且随时面临着在竞技场丧生的悲惨命运。正是在这种奴隶都做不稳的情势下，斯巴达克思说服并组织了几十名角斗士密谋起义。他们用菜刀和铁叉武装自己，逃出后沿途又夺得了一些武器，杀上维苏威火山，建立起起义营地。他们凌厉地袭击附近的奴隶主庄园，动员奴隶们起来抗争，很快吸引了大批逃亡奴隶和破产

农民，起义队伍迅速扩展为一万余人。罗马奴隶主政府始而轻视继而惊恐，派遣重兵镇压斯巴达克思起义，但官兵屡被击溃。起义军由维苏威火山杀出重围深入平原，迂回到敌军背后猛烈击溃了罗马军队。随着起义队伍的声势大振，被吸引参战的奴隶扩充到十二万人之多。他们以顽强的攻势，使南部意大利的奴隶主政权濒临全面崩溃。

但是，起义队伍的实力与罗马奴隶制国家军队调动的力量相比，终归是悬殊的。斯巴达克思意识到这一点，制定了不断进攻，迅速出击，以武装进军方式冲出意大利，使起义奴隶获得自由的战略。但他没有如愿。由于大奴隶主克拉苏统率六个军团对起义队伍的疯狂镇压，也由于起义军内部意见分歧，其斗争力量逐渐遭到削弱，最后被罗马军队逼困于南部沿海的狭小地带。公元前71年秋，斯巴达克思起义军迎来了最后一场殊死搏斗。在这场战斗中，斯巴达克思身先士卒，带领将士杀进罗马阵地，直插其指挥中心，直到壮烈牺牲。斯巴达克思作为罗马奴隶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树立了古代历史上人民领袖的伟大形象，不愧为古代被压迫阶级的光辉典范。正如马克思所赞誉的：“斯巴达克思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像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sup>①</sup>

以上是史实，它提供了历史的知识，而不是生命的知识。乔万尼奥里是在丰富占有和潜心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前提下，写出了这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重大历史情节是“持之有据”的，但仅凭史料记载而规行矩步地创作，是不会写出鲜活生动气韵贯通的小说来的。（且不说由于过往历史的阶级偏见，使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9页。

有关斯巴达克思起义的描述极其约略。)作家要处理事件,但更根本的任务是写人。这个“人”,虽然会是一定阶级和集团的代表,但又必须有属于个体的不可类聚的性格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回答文学自身规律的挑战,而不流于各类“史官”文化(文本)的窠臼。这部小说的作者深谙此中奥秘,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临界点上,成功地塑造了斯巴达克思的伟大形象,小说中英雄斯巴达克思作为一个奴隶角斗士,在暴君苏拉举办的一次角斗士表演中,因其骁勇顽强征服对手被“赐予”人身自由。这种自由人的身份是他梦寐以求的,但同时又是对他精神品格和毅力、意志的考验。斯巴达克思的感人之处在于,他冒死率众起义的起点与仍身处奴隶地位的战友们不同。他并不以个人获得某种自由为满足,而是心忧天下,立志铲除罪恶的不平等制度。被释后他很快策动领导了奴隶起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身经各种严酷的战斗,有力打击了罗马奴隶主集团的官兵。在经受了惨烈鏖战的考验后,他又挫败了敌人厚禄高官的引诱,对起义事业矢志不渝。斯巴达克思作为奴隶起义领袖,具有远大的目光和智慧的头脑,他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次次粉碎敌人的进攻,而对起义军内部出现的龃龉和纠纷也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小说中有许多虚构的细节描写深刻地展现了斯巴达克思的智慧,且让我们信手拈来一例:当斯巴达克思去妓院要求赎回被卖为娼妓的妹妹密尔查时,遇到了妓院老板的卑鄙阻挠要挟。愤怒难抑的斯巴达克思一下子扼住了这个恶棍的喉咙,要将他掐死。但就在这最后的一瞬,他却松开了自己有力的双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斯巴达克思想到了自己的使命,伟大的起义事业,他不能因自己会去偿命而贻误了更为宏阔的斗争。不该爆发时能强压怒火,这表现了他既勇且韧、深谋远虑,有胆更有智的性格和情怀。这个细节,仿佛是作家挥毫中滴下的不大经意的余墨,但

正是这许许多多经过作家想象所创造的细节，生动地揭示了主人公的个性特征。类似的细节描写，书中比比皆是，它们虽然不如主要情节那样激动人心、回肠荡气，但读者在阅读时却决不要忽略，大胆想象的细节描写构成了小说细密的肌质，正是这些肌质保证了小说骨架具有了坚卓的力度。我想，这正是应提醒大家注意的方面。

斯巴达克思是叱咤风云狂飙突进的军事领袖，他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但作者并没有把他写成“神”，而是至切地表现了他人性和人情的饱满高贵。这使得这部小说不同于我们习见的那类“英雄小说”，将主人公处理成坚硬刻板的概念化身，而是具有着世俗的感情和亲切动人的力量。斯巴达克思始终坚持着正义的斗争，随时处于高强度的战略谋虑中，但他并没有被这种高强度的刺激夺走内在的个人化的情感世界。为了使作品主人公形象更为完整真切，乔万尼奥里不惜招来人们的苛责，破天荒地虚构了斯巴达克思与苏拉之妻范莱丽雅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这种爱情是那么纯洁高尚，令人销魂，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又充满危险。这是烈火与冰凌的轮回，它贯穿全书也有力地深化了小说所倾心的自由、民主、人道的主题。小说最后，经由作家想象，写了范莱丽雅和斯巴达克思留给对方的信，读之令人心碎。一个凄切哀婉肝肠痛断，一个满怀歉疚又坚定泰然，我以为它们之间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复调”关系，共同将斯巴达克思的形象塑造推向高潮。作家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还原历史，他要依据个体生命的逻辑，甚至有时可以失事求似地写出人物可能的情态和行为。这样的艺术或许失之“真实”，但从小说的本体依据来看，却更能滋润于久远，其技艺成色是充足的。这就是这部小说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关于此部小说，要说的话很多。我将自己的话题限制在“历

• 6 •

· 前 言 ·

---

史”与“小说”交互打开、偏离、激活、重构这一点上，既是重申艺术本体依据即经由作家的生命体验“‘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也是有感于目下我国文坛“历史小说”过于拘泥史料造成作品枯涩生硬的态势而发。想象，在历史小说中决不是讨巧和敷衍，它体现了作家艺术自律意义上的严肃心态，是一种鼓翼云行的成长。小说的话语是一种特殊话语，对想象力的考验构成了作家噬心和欣悦的双重源头。这部小说较为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是为序。

1995年7月27日

# 目 录

---

第一 章	苏拉的恩典 .....	(1)
第二 章	斯巴达克思在角斗场上 .....	(18)
第三 章	“丧神维纳斯”酒馆 .....	(41)
第四 章	初获自由的斯巴达克思 .....	(65)
第五 章	卡提林纳的三榻餐厅和范莱丽雅的幽室 .....	(88)
第六 章	阴谋与爱情.....	(109)
第七 章	索命的死神.....	(141)
第八 章	苏拉死后的罗马.....	(163)
第九 章	小丑跳梁.....	(198)
第十 章	起义 .....	(230)
第十一 章	火山绝顶扎大营.....	(262)
第十二 章	方显出英雄本色.....	(280)
第十三 章	军营里来了两位红粉女郎 .....	(303)
第十四 章	壮士玉碎,英雄折腰 .....	(327)

<b>第十五章</b>	威武不能屈，色情不能移的斯巴达克思 .....	(369)
<b>第十六章</b>	雄狮伏卧在姑娘脚下·使者惨死在大道之上 .....	(392)
<b>第十七章</b>	阿尔托利克斯献艺.....	(417)
<b>第十八章</b>	卡梅陵之战·埃诺玛依之死.....	(449)
<b>第十九章</b>	起义军发生哗变·克拉苏在行动.....	(478)
<b>第二十章</b>	大战迦尔冈山·火葬克利克萨斯.....	(506)
<b>第二十一章</b>	斯巴达克思入山·捕鸟人自投罗网.....	(535)
<b>第二十二章</b>	大决战·斯巴达克思之死.....	(566)
<b>尾 声</b>	.....	(600)

# 第一章

## 苏拉的恩典

~~~~~  
罗马纪元 675 年<sup>①</sup>，那还是普勃里乌斯·赛尔维里乌斯·瓦季埃·伊萨尔夫<sup>②</sup>和阿庇乌斯·克劳齐乌斯·普里赫尔任执政官的年份<sup>③</sup>，11 月望日<sup>④</sup>前三天（10 日），曙光初露，人们就从罗马城的四面八方赶来，在街头汇集成一股洪流，涌向大斗技场<sup>⑤</sup>。

从埃斯克维林和苏布拉平民区狭窄、弯曲、人口稠密的街巷里涌泻出的人流，即刻便淹没了城中泰倍尔诺尔街、陶器街和新街等主要街道。他们可谓是各色人等，有老有少，境况各异。此刻却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斗技场进发。

工匠、贫民、获释奴隶，遍体创伤的老年角斗士，荣耀的罗马军团的残废老兵——当年亚细亚、阿非利加和森布里人的征服者，平民妇女，侍从丑角，滑稽演员，女伶，还有成群成伙的顽童川流不息。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插科打诨。看得出来，人们是兴冲冲地赶去看这场令国人心旷神怡的表演。

这纷纷杂杂、乱乱哄哄、熙熙攘攘的人群使这座伟大的城市陷于一片混乱的、模糊的却又欢快的轰鸣之中，这声响，只有从遍布大街小巷的千万只蜂箱中发出的声音可与之喻比。

罗马人兴奋得忘乎所以了；天上堆满灰色的阴云，即使不下

雨，也绝不会有好天气。但这丝毫也没破坏他们的兴致。

从拉丁山和杜斯古尔山刮来的凛冽晨风不时地拍击着人们的脸颊。显然人们已感到它的寒意了：有的公民已把罩袍的风兜扯起护住了头，有的则戴上宽檐帽或圆毡帽；男人们裹紧自己身上的冬天穿的罩袍或宽袍，女人们束紧又长又肥的裙袍和斗篷。

这座斗技场由罗马第一个国王老泰尔克维尼乌斯始建于罗马纪元 138 年，攻占阿庇奥尔后经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骄傲之王泰尔克维尼乌斯扩建装修。从罗马纪元 553 年起称为大斗技场，以与同年监察官<sup>①</sup>昆杜斯·法拉米尼乌斯另建的以其姓名命名的斗技场相区别。

这座建在帕拉丁山和阿文丁山之间的莫尔西亚谷地的大斗技场在本书描述的历史事件之初尚未达到后来朱理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渥大维时代的规模和辉煌。然而，它仍不失为一个巨大的、雄伟的建筑，它长两千一百八十罗马尺，宽九百九十八罗马尺，可容纳观众十二万多人。

这座斗技场近乎椭圆形。西半部为直线分割，东半部封闭为半圆。西部横着一道连拱，共计有十三个拱门，中间的那个是斗技场的主要进出口——正门。斗技之前，祭司们便手捧圣像从这里鱼贯而入，来到斗技场地。两侧的十二个拱门内是畜厩或“幽房”，那是进行战车竞赛停放车马的地方。在举行罗马人喜爱观看的血腥的角斗时，这里则用来关角斗士和猛兽。从那道连拱开始，便是呈半圆形的一排排石阶，用作观众的座席，各层石阶与台梯相连，观众可沿其而上到自己的座位。这些台梯又与看台后的许多台梯相接，观众经由这些台梯到达斗技场的各个出口。

斗技场顶部有几排圆柱拱廊座位，专供贵族妇女使用。

正门对面是凯旋门，是胜利者通过的。而那座连拱的右首是死亡之门，失败者残缺不全、血肉模糊的尸首或奄奄一息的躯体便是

从这个丧门由斗技场的杂役用长长的钩竿拖走的。

在连拱的平台上安放着一些凳子，那是执政官、高级官员和贞尼、元老们的专席。除此之外就没有特定的或分配给别的什么人的席位了。

斗技场上从连拱到凯旋门是一道五百来尺的矮墙，叫“脊墙”，在战车比赛时用来测定距离。它的两端立有几根柱桩，叫“标桩”，“脊墙”中部高耸着太阳方尖碑，两侧分列着圆柱、祭台和雕像，其中以采莱斯和莫尔西亚的维纳斯神像最为出色。

斗技场内周围是一道十八罗马尺的围墙，叫“护墙”。墙下是灌满水的壕沟并架设铁栏，这些都是为了使观众免受场上暴怒野兽的意外伤害。

这就是罗马纪元 675 年时罗马专门用作观看角斗场所的洋洋大观。此刻涌向这座硕大的斗技场——它为罗马人享之无愧，因为他们胜利的雄鹰已飞遍了全世界——的有平民、骑士、贵族和贵妇。时间一分钟一分钟、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了，人流有增无减，似无穷尽。大家都很开心，如逢喜庆一般。

今天有什么事情？是什么喜庆？什么表演把这么多的人吸引到角斗场？

幸运的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意大利的主宰者，其威严震撼整个罗马。几个星期前，他通令全城狂饮并狂欢三日，用以驱除折磨他已两年之久的皮肤溃烂的烦恼。

在前一天的晚上，按照这个凶暴的独裁者的命令，罗马市民们就已围坐在马尔斯广场和第伯尔河畔设下的宴席旁了。这个与凯乌斯·马略不共戴天的死敌设下的宴会可谓空前豪奢，宫宴也不过如此：在露天匆匆布置的三榻餐厅中摆满了四处搜寻来的美酒佳肴，使全城人大饱口福。

幸运的苏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慷慨，为筹备赫克里斯庆典宴

会和表演竟耗费了自己十分之一的财富。备下的饭食如此丰盛，每天都有大量精美的食品倒入河中。喝的呢，是四十年前酿的陈酒。

苏拉就是这样用左手把右手抢来的财富的一部分施舍给罗马人。奎利特人<sup>⑦</sup>心底恨透了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但表面上还是泰然地接受了这个为全罗马人深恶痛绝的人为他们安排的宴会和娱乐活动。

天气却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欣欣的阳光时而撕破这里的云团，时而穿透那里的云层照射大地，把山丘、神庙、贸易堂和贵族宅邸的白色大理石的高墙映照得金碧辉煌。同时，阳光也报恩般地将自己的温暖洒给坐在大斗技场座席上的平民。

斗技场里已坐满十万多臣民，他们在等待罗马人最喜爱的表演：斗士之间以及他们与野兽的血战和厮拼。

在这十万余众之中，坐在好位置的是贵妇、贵族、骑士、包税商、钱庄主和富有的外国人。他们是从意大利和世界各地赶到这座“永恒之城”的。

尽管这些天之骄子们来得比平民晚，但他们可占有上等的舒适座位。许多罗马臣民经常缺衣少食，有时竟无栖身之地，可他们自豪得很，动辄高叫：“*Noli me tangere——civis romanus sum!*”<sup>⑧</sup>就是在这些罗马人的七行八作之中，有一种独特的职业。一些无业游民每逢演出便提前赶到为富人和贵族占好的位子。后者姗姗来后付出三、四个塞斯太尔司便心安理得地坐到好位子上。

难以想象，坐满十万余众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角斗场的场面是何等壮观！元老的宽边短袖长袍、骑士的窄紫边罗袍和官长、祭司的镶边托加，女宽袍、女长袍、女披风，林林总总，五彩缤纷；人声鼎沸，犹如火山爆发时地下的轰鸣；人头攒动，手臂挥舞，活像大海汹涌的波涛！然而这些词汇只能算对大斗技场此时此情的大略形容。

在各处落座的平民取出他们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大咬大嚼起来。有的在吃火腿，有的在啃冷肉或血肠，还有人在吞乳酪加蜜或糖的饼，边吃边开着玩笑，说着俏皮话，海侃神聊，开怀大笑。酒断然是少不了的，有维里特拉酒、玛西古斯酒，还有杜斯古酒。

红火的买卖也在四处进行：卖炸豆、面饼和煎饼的妇女兜售自己的货物，穷汉们则拼命地买来这些廉价的食品使妻儿打打牙祭。自然，宽厚的买者还是光顾酒贩，以解吃炸豆后的干渴。他们痛饮着坏良心的小贩们递给的冒充杜斯古酒的酸汁。

富人、骑士和贵族的阔佬阔少们避开平民，愉快热烈地交谈着，显示出自命高贵的气派。

讲究的人在硬硬的石阶上展开了垫席和毯子，为娇妻和爱女支开了阳伞，以防阳光的照射。

在第三排靠近凯旋门的一个座位上，端坐着一位光采照人的贵妇人。她的左右各有一名贵族陪伴。看她那窈窕的体态，婀娜的身材，秀美的双肩，就会信服，她无愧是高贵的罗马之花。

端庄的面庞，高高的额头，秀丽的鼻子，小巧的嘴巴，又大又黑的明眸——贵妇人浑身都散发着难以言传的风韵。乌黑稠密的柔发，泼洒在她的肩头。额头绾着镶满宝石的冠状头饰。她身着的东尼卡，用精丝缝成，下摆金条滚边，勾画出她身体迷人的曲线。在华美的、褶襞低垂的东尼卡外面披着一袭白色的垂着紫色流苏的坎肩。

这位衣着华丽的美人约摸三十岁。她就是范莱丽雅，卢齐乌斯·范来里乌斯·梅萨拉的女儿，著名的雄辩家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的妹妹。其兄是西塞禄的劲敌，于罗马纪元 685 年充任执政官。数月之前，她与其第一个丈夫离婚。

与范莱丽雅并肩坐的是艾列维乌斯·梅杜里，他又高又瘦，面色苍白，一副文弱之态。他头发油光可鉴，须发上抹着香膏，一身香

水气息，十指上闪烁着嵌有晶亮宝石的金戒。项颈上垂下一副精工制作的金链。他豪奢的饰物还有一根象牙手杖，此刻他正优雅地把玩着它。

这位显贵呆板的脸上是一片恹恹的忧郁和冷漠。年方 35 岁的他却是一个彻底的厌世者了。他是上层贵族的一员，养尊处优，饮酒作乐是这等人的营生，而为祖国及其荣耀而战斗献身的责任则推给平民了。

范莱丽雅·梅萨拉的另一边坐的是玛尔吉斯·杰季乌斯·采吉齐乌斯，他五十岁的光景，一张宽大、红润的脸露出一副喜相。这是一位墩实的矮胖子，大腹便便。他以饕餮为乐事，大部分时间泡在酒池肉林之中。上午他放开肚皮吃罗马名厨烧制的美味佳肴，下午这位贵人又在用心盘算晚上的膳食，琢磨重返餐桌的快感了。

片刻之后，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也来到这里。他善于辞令，举世闻名。

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不过 36 岁，他也潜心钻研雕塑艺术著作。他研究表达思想的多种方式，在身势语言方面有极高造诣。他无论身置何处，是在元老院，餐厅或其他什么地方，一举一动都显得高雅庄重，气度不凡，众人对其素质都感叹不已。他总是穿暗色衣服，阔边宽袍的皱襞得体地垂下，并精心地整理过，显示出他气宇的轩昂和高雅。

此前他已在抗击意大利各盟邦的马尔西战争，即国内战争中崭露头角。两年内先后荣任百夫长和护民官。

应该说荷尔顿西乌斯不仅学识出众，口才过人，而且他还是位出色的演员；他的成就一半归功于他的好嗓子和高超的朗诵技巧，这种技巧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每逢他演说，大名鼎鼎的悲剧演员伊索帕斯和表演家罗斯西乌斯便赶到大议场来。两个人都想学到他绝妙的朗诵诀窍。